

# 刘心武文存8

[1958—2010]

中篇小说 第三卷

## 仙人承露盘

刘心武◎著



I217.62  
72  
V8

. 013031981

# 刘心武文存8

[1958—2010]

中篇小说 第三卷

## 仙人承露盘

刘心武◎著



I217.62  
72  
V8



北航 C1639127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人承露盘 / 刘心武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11

(刘心武文存; 8. 中篇小说. 第3卷)

ISBN 978-7-214-08004-2

I. ①仙… II. ①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6725号

书 名	仙人承露盘
著 者	刘心武
责任编辑	刘 焱
统筹编辑	李 丹
特约编辑	朱 鸿
文字校对	陈晓丹 郭慧红
装帧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book-wind.com">http://www.book-wind.com</a>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47千字
彩 插	4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004-2
定 价	36.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1998年美国水牛城·大瀑彩虹



我爱每一片绿叶（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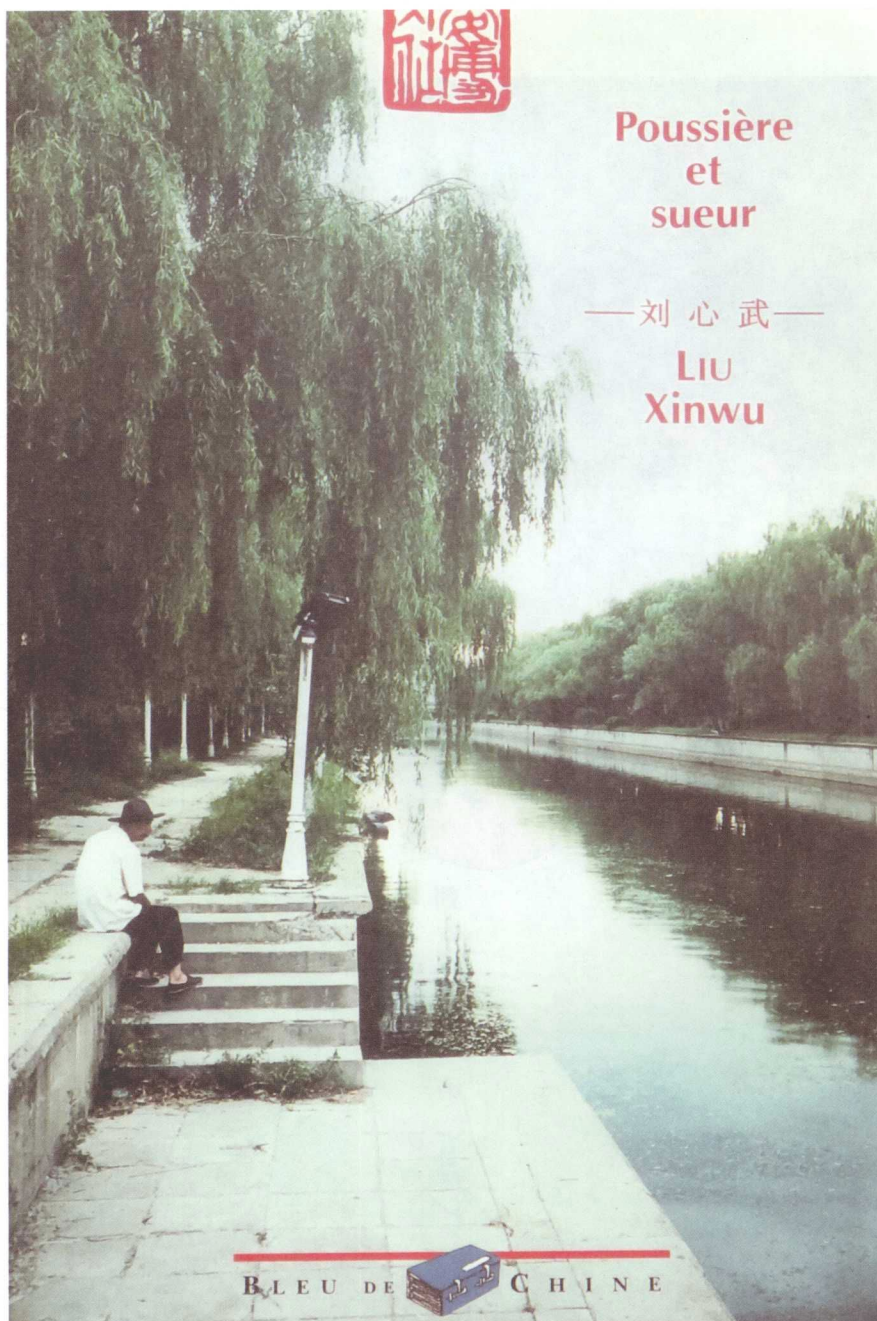
小说集《仙人承露盘》（1995年）封面▶

在人的性意识里，既有与一般动物相通的下流因素，更有融汇进感情、理智、人文环境影响、个人文化心理结构、社会伦理道德于内……

# 仙人承露盘

刘心武 著

华艺出版社



▲ 《尘与汗》法译本封面

## 《刘心武文存》出版说明

《刘心武文存》收录刘心武自 1958 年 16 岁至 2010 年 68 岁公开发表的文字约 900 万字。《文存》共 40 卷，按文章门类收录，计有长篇小说 5 卷、中篇小说 4 卷、短篇小说 5 卷、小小说 1 卷、儿童文学 1 卷、建筑评论 2 卷、《红楼梦》研究 4 卷、散文随笔 11 卷、杂文 1 卷、海外游记 1 卷、多品种（图文交融文本、报告文学、诗歌、剧本、足球评论、译述）1 卷、创作谈 1 卷、理论批评 1 卷、早期（1958 年至 1976 年）作品 1 卷、自述 1 卷。因跨越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收录定有遗漏，但其此期间的主要作品，相信均已收入。

《刘心武文存》各卷均附有《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及《刘心武著作书目》，可备检索。

编辑出版《刘心武文存》的目的，意在供各方面人士阅读欣赏、分析研究、批评批判、收藏保存。



刘  
心  
武  
文  
存

08

目  
录

九龙壁 · 001

五龙亭 · 041

仙人承露盘 · 078

戳 破 · 120

护城河边的灰姑娘 · 155

尘与汗 · 186

附录一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 228

附录二 刘心武著作书目 · 237

## 九龙壁

我不知道怎么开头。

我的书桌上，台历架嵌着一面竖起来的小镜子。现在我望着小镜子里的自己。确实，如花似玉。

我想写下我这朵花的某些秘密。为此我找来了一堆小说。现在它们都扔在了我床铺下。

我发现小说已经死亡。

真的。所有我找来的小说，开头那一行就让我觉得皱纹满面，那些皱纹要能抖动倒也罢了，可却净是些僵死的褶子。

面对着小镜子里的自己，我心里难过。

我确是一朵开得正圆的花。浑身有一种胀痛的感觉。一朵花到头来总得胀成浑圆。而据说那也就是谢落的前奏。

胀得浑圆，临近谢落，但是没有一丝皱纹。没有胀圆的花也可能有皱纹，尽管那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羞怯的表现。

我却胀得浑圆了。

从肉体到灵魂，都有一种饱胀欲裂的感觉。

门铃在响。演奏着《爱情故事》的旋律，很难听。那些电子模拟音非常拙劣。但要命的是你还得承认那是那首歌的旋律。我们一生里总得不断接受被非常拙劣地复制出来的优美旋律。现在我懂得这个。

……我去开门，门外是黑龙。

“谁让你来的？”

“我看见你爸你妈出去了。他们打了个‘面的’，想必去得远……”

“面的”是一种国产的“小面包”车，这种汽车原是押货用的，如今北京城里却满街是它们，顶着出租车的灯标四处拉客，因为在三环以内一般十块钱都可到达，所以多数市民都愿向它们招手。“打‘面的’”渐渐成为北京城里超出贫困线却又没有发大财的市民们的“家常便饭”。爸爸妈妈便是典型的隶属于这一层次的不大亦不小的90年代的北京市民。

……我瞪着黑龙：“所以你趁火打劫来了！”

他眼光一点不回避我，浅笑着说：“你也可以劫我。”

没有办法。我把他让进了屋。

“你斯斯文文坐着。我给你倒喝的。还是不要酒吧？”

“今天想喝酒。不过咱们可以出去喝，长城、香格里拉……随你选。”

“我想住进贵宾楼的总统间哩！”

“那就去。那不算什么！”

我坐到黑龙对面。我讨厌他发了财。

黑龙望着我。他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发财无罪。”

“谁判你的罪？我只是讨厌。”

“我再也不洒那法国香水了。什么香水也不洒了。你看，今天我连西服也没穿。”

可他那夹克衫一看就是大名牌。并不比他那些皮尔·卡丹的西服更让我顺眼。

“难道我就该永远在你面前穿那些个破衣烂衫？”

他原来穿的也并不是破衣烂衫。是些普通的衣服。究竟都是些什么样子的衣服，我一件也想不起来。

“你喜欢的是衣服里头的我，不是吗？”

他一语中的，我心里很痛。

“我真希望我能讨厌你讨厌到底，连衣服带人！”

他粗鲁地一把把我揽过去，拥入怀中，毫不留情地吻我的眼睛、额头、面颊和嘴唇。

……我是一朵胀圆了的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可是这一类的场面，小说里已经写得很多了。

小说死了，复活它很困难。

像曾经浑圆过的花一样。谢落了，就再难复原。

“谁来过？”

妈妈总要这么问。她的眼虽尖，我却已经抹去了一切能让她目测起疑的痕迹。她的嗅觉比眼睛更灵敏。黑龙这回确实没有洒香水，可妈妈嗅嗅鼻子，还是把握十足地掌握了情况。

“白龙来过。”我懒懒地回答。

白龙当然不是黑龙。这是一个妈妈爸爸都喜欢的小伙子。

“德临来过？”爸爸凑上了热闹。眉开眼笑的。

他们都绝对不用“白龙”这个符号。当然他们无法制止我用。

“对。我们俩在这儿亲亲热热地待了好几个小时。”

我注意这话的反应。妈妈嗅嗅鼻子，爸爸浑然不觉其蹊跷。

“德临什么时候再去德国？”

“我怎么知道？他又没说。”

“你该问问他。”

“他的事儿，他不说不说，我问他干什么？”

爸爸妈妈对望一眼。

“你们又拌嘴啦？”

“你当我们跟你们一样，不是死眉瞪眼地各干各的，就是拌嘴拌个没完！”

“什么话！”

“就这个话！”

小说真是死了。我要为小说缝件丧衣。

乏味。

我不明白为什么临到我过生活，结果遭遇到的一切怎跟小说里写过好多遍的那些个事儿一模一样。

我倒想变个法儿出新，可谁也不跟我配合。

电话铃响。妈妈抢上几步去接电话。

我讨厌她那个步态。

“找你的！”妈妈把电话筒递给我，却并不挪开身子。

我白了她一眼。她这才悻悻地坐到餐桌边，两眼还瞪得跟碟子那么大的盯着我。

我便有意亮开喉咙应对：“……黑龙？……你捣什么乱？……BP机？你的BP机？……我肯定没有，如果掉在我们家了，那‘蝓蝓’早就叫了！……你不是有‘大哥大’了吗？还BP机什么？……我懒得找……”

但是妈妈已经在找了，而且，她很快在长沙发的三块活动坐垫的一个缝隙中找到了那只“蝓蝓”。

一顿好吵。

晚上抱着枕头，回想一天，理不出个头绪。最后压倒一切的是黑龙……总是黑龙。我有时赌气想把他换成白龙，或者电影、电视上的哪位“硬派小生”，但都难成功……到头来还是他。

我恨弗洛伊德。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号小说。

同时，我憬悟，人类确实把该写的都写完了。

我再写些什么？

“跟你说过好多回，不要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但我并没有把电话筒摞回叉座。

副总经理恰好朝我走过来。我把电话筒用腮帮子和下巴夹住，麻利地从桌上的一叠电脑刚打印好的文件里把应当挑出来的那份递给他——为了抵销他对我必然产生的恶感，我用不费劲的那半边脸给了他半个迷人的微笑——不是一般的迷人，是十分地迷人，现出那种程度的迷人微笑不仅需要技巧，尤其需要勇气。

副总经理接过那份急需的文件，竟然也对我一笑，而且几乎是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我的办公桌——就仿佛他刚偷窃完一件东西似的。

白龙在电话那边跟我约会。

我应允。

谁都知道。白龙和我正在“对象”。

的的确确，我正考虑嫁给白龙。

白龙约我到北海公园的九龙壁见面。

白龙是个大傻帽。那是于他大大不利的。他竟然不能体察！

下班以后我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对着大玻璃镜细细地修整了一下自己。

抹完唇膏，我一扭身，吓了一跳。

“翁姐！你哪儿冒出来的？”

“你没从镜子里看见我吗？”

“你是个隐身人？”

“我刚进来——怎么，又去约会？”

“一出人人都演过的戏——剧本早就朽烂了！”

“可人人还都去演！”翁姐叹了口气。

翁姐刚离婚。她的离婚很不干脆。不知道是她还是她原来那个丈夫坚持了一个

或几个不晓得究竟有多大意义多大价值的条件，啰啰嗦嗦斗争了很久才终于达成一个极其无聊的妥协。离婚翁姐胖了整整一圈儿。

“翁姐，你真该抹抹减肥霜了！要么，就买那个什么奎科减肥酥吃吃！”

“什么？你胡说！我不是胖，是壮！”翁姐拉过我一只手，让我按她的手臂，“怎么样？不是还很富有弹性吗？”

确实。翁姐在大学是田径队的主力，在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得过标枪亚军。

翁姐去坐马桶，我出了卫生间。在电梯面前，我忽然不清楚我究竟是要到哪里去。

对北海公园的那座九龙壁，一直感到惊奇。

为什么在那么个地方修造了那么一个东西？

九龙壁在北海公园北岸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有许多游人多次游览过北海公园，却总不知道有个九龙壁，或者虽然知道却不暇细顾——非得确实想去看它，才会绕过那些土坡树丛终于找到它。

九龙壁是用彩色玻璃预制件拼嵌成的，顶部像宫殿一样有坡顶翘角，在壁的两面各有九条蟠龙，色彩不一，姿态各异。记得有一回我查过一本书，那上头说故宫里头也有一座九龙壁，还有山西大同市也有一座九龙壁，它们都是面对宫门或府门的影壁。北海公园的九龙壁却并不对着任何一座大门或宫殿，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不知道当时那些个建造者是怎么想的——当然是皇帝让他们盖的，至少他们是为了取悦于皇帝才那么盖的，但皇帝为什么要他们那么盖？他们那么盖又如何得以取悦皇帝？谁能说得清楚？

皇帝总是古古怪怪的。

造九龙壁的那些人也是奇奇怪怪的。

哪个人又不古怪呢？

比如我。

白龙手里照例拿着一本外文书。有时他把那种相当厚的外文书挟在左胳膊与身

子之间。他带书不是装样子。他真看。不仅在我到达之前看，我到了以后，坐下来闲聊的空当间，或者我们一起在饭馆坐下来，点完菜等着上菜的间隙，他也会看——有时只看上几行。

我讨厌白龙手里总拿着书。

“为什么又约着到这儿？这儿今天格外怕人！”

“怕什么？这儿的治安保卫一贯是好的。”

“还是怕！”

“那就走，到别处去！”

“不用。既然来了……”

天快黑了。九龙壁附近除了我们不见人影。几只喜鹊在大槐树上跳来跳去，偶尔叽喳几声。

“马丁教授来信了……”

“哟，那太好了！”

“……估计签证不成问题……不过，那边现在排外情绪甚嚣尘上……”

我不喜欢他说“甚嚣尘上”，他这类的词儿太多，什么“无独有偶”、“相映成趣”、“每况愈下”、“珠联璧合”……诸如此类，让我腻烦。但恰恰是这些个词儿，深得我爸爸赞赏：“一般学子入了西学，国学便欠缺，甚至于完全不通，德临却能中西融合……人才难得啊！”

当然，白龙是个人才。我也不否认。仔细想来，他没缺点。就算不是十全十美，也总达到了八全七美。

“……今天我打了电话，新版的莫扎特第四十一镭射碟到货了，柏林爱乐乐团……”

“那你明天去买就是了。”

“不一起去吗？”

“不。”

“为什么？又加班？”



“不加班。不想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你对我厌倦了吗？”

“我老早对你厌倦了！”

“别这么说！”

“是的……”我心软了。我没有道理。

白龙和我坐在公园里那种千篇一律的绿色木条钉的长靠背椅上，他挤到了我身边，挤紧，然后先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搂紧了，便凑过来吻我，直接吻我的嘴唇。

我同他对吻。心想：他为什么从不主动吻我的眼睛？

……我脱离了他的吻。

“你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

我没有道理。

可是天哪，为什么总得有个道理呢？

“你究竟怎么了？”

“饿了，我只不过是饿了……”

小说真是死了。小说从哪里获得新生命去？

写完了吻，就总写到……吃。

一连四家个体餐馆紧挨在一起，都雇了外地小姑娘穿着餐馆自制的号服在揽客。

都装修得相当华丽。门面上牵拉着串串的瀑布灯，灯帘一直披挂到街边的人行道树上。

进了那家叫“阿莫”的餐厅。奇怪。另外三家透过玻璃窗一望，里面都近乎全空，唯独这家“阿莫餐厅”显露出若干红男绿女的食客。